



湯子遺書卷五目錄

書

上孫徵君先生書

在內黃寄上孫徵君先生書

又上徵君先生書

三上孫徵君先生書

與田簣山書

答田梁紫書

與劉心周書

答褚懷萬書

湯子遺書卷五目錄

上郡守宋公書

上糧道張爾成公祖書

與管河郡判馮公書

答耿亦夔書

答耿亦夔書

又答耿亦夔書

答施愚山書

答姚岳生書

答姚岳生書

與李襄水書



答廣文魏聞野書

答張仲誠書

答李襄水書

再答姚岳生書

答耿逸菴書

答耿逸菴書

答顧寧人書

與田簣山書

與田簣山書

上總憲魏環溪先生書

湯子遺書卷五目錄

答劉叔續書

與劉叔續書

答黃太冲書

與黃太冲書

答陸稼書書

答友論學書

與宋牧仲書

答閩撫金棟存書

與楊筠湄書

與王抑仲書

與宋牧仲書

與杞縣令王慎齋書

答沈芷岸書

答王世兄書

答魯敬侯書

答孫岷瞻侍郎書

與王似齋書

湯子遺書卷五

睢陽 湯 斌 潛菴

書

上孫徵君先生書

竊嘗三復古本大學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在本亂而未治節下蓋脩身為本之本即物有本末之本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致知之知即知所先後之知即知止有定之知格致誠正所以脩身所以明德明德為本新民為末脩身為本家國天下為末一也此即示人以格物致知之功也下接所謂誠其意者一段中間反覆明德新民止至善而終之以此謂知本可見聖學入手惟在誠意而致知格物則誠意之功也原不得分為二事所謂格物者格明德新民之物也明德新民雖並舉其實總是明德明德即是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一民未新即我德有未明處故曰明明德於天下者明德新民必止於至善則格物為聖學徹始徹終工夫可知矣又舉聽訟一事蓋新民之一端而大畏民志即明明德也故曰此謂知本古本原自明白直截非有錯文亦無勞補義後章如好

而知惡惡而知美若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所惡於上毋以使下云云皆格物致知之最明白易見者也故一部大學皆格物特未處處明言格物二字耳千古聖賢心心相印毫髮不爽大學之格物即中庸之明善孟子之集義理一而詞異不然若數聖賢各有心得漫不相合所謂傳心者何事哉唐虞授受十六字辨晰危微精以察之一以守之格物也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夫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不為格物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各有差等不同兼愛格物也即至演易繫辭窮神盡變禮儀威儀三千三百無非格物也故曰道外無物物外無道朱子以古本有錯簡為之改正補傳心良苦矣然明德新民止至善各為一傳本末格致誠意各為一傳文義似為明晰而下手頭緒反不如古本之直截歸一此陽明古本之復誠不容已而非有意多事起後人之爭端也格物之說陽明以朱子窮至事物之理為偏屬知程子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理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又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

於孝之類朱子曰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文字之際此與孔曰博約孟曰詳說同義固非徒求之外物而不驗之身心以親還父子以義還君臣以序還兄弟以別還夫婦以信還朋友可謂真切簡當矣然亦未有不稽之往哲考之經傳遂能處之咸宜者也其或泛覽博觀弊精耗神本性汨沒於汗簡竹冊之中此則不善學者之過陽明大聲疾呼拯其陷溺泝流窮源不得不歸咎朱子然究其為說正以救其流弊而非操戈後人不察或詆朱子為支離或

病陽明為虛寂皆未覩大學之全者也陽明以良知倡天下功信偉矣但言無善無惡心之體而龍谿遂併意知物皆為無善無惡則覺有刺然不安者孟子因性善二字費無數精神正學始賴之以明此正示人以大本大原令其在在時時兢兢業業為天下後世慮者誠遠也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此言本自精確而龍谿之言則恍惚茫蕩與禪學何異恐後學為其所誤君子未免歸咎陽明也愚陋之見不知有當否乞直示之

在內黃寄上孫徵君先生書

斌庸陋無似得侍起居仰見先生動靜語默無非道妙一堂之上太和元氣朱公掞見程子如坐春風中景象不是過也更蒙提誨諄諄示之以體用之大全勗之以責任之難諉自此以後夙夜砥礪斷不敢時刻稍懈以負真切指授之意別後三日至內黃晤仲誠張進士名沐任道之勇求道之切今日罕見其匹得此良友殊為欣慰與君僑同訂理學宗傳挑燈商確常至夜分窺管之見不敢不竭但學識疎淺錯謬恐多為惴惴不安耳

又上徵君先生書

春仲在夏峰承先生飲食教誨感何可言近覺從前悠忽度日未有精進功夫遇事拂亂不能做得主定痛自警醒總是集義工夫有疎應事接物以至暗室屋漏一念之動不合於義則此心不能快足而氣餒矣學者上生千古下生千古總要復得本體與天命流通若稍有夾雜稍有隔礙稍有虧欠便不充滿安能上下古今貫通一氣古聖賢千載而下光輝發越如日月經天正是真精神不可磨滅然真精神正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所生此

道見得真自無歇手處孔子至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亦未嘗住手若說有住處便非乾健不息之體學者讓第一等人不做做第二等便是自暴自棄然俗根習氣漸染日久時俗乖正抵當最難一事有失終身莫救一念不謹遂成墮落爾室有愧夢寐難安孟子牛山諸篇真令人如冷水澆背也

三上孫徵君先生書

去歲侍几杖甚蒙策勵別來倏復一載未能專使脩候瞻仰函座不勝依依某賦質庸劣年來因敝州苛政駭人視聽人心洶洶不能自安既挽回無

術而又不能漠然此心遂為所動思以魯齋之賢當時河內有苛政惟有避地一法既力不能為徒累心無益又思孔氏畏匡尚不動心何況今日總由見理不明故主心不定杜門靜坐體察天理久之覺一切外事可驚可駭皆屬平常如疾風陰霾不過一時即至變出不測亦自有道理處置此心遂覺洒然拂逆之來漸漸不至擾亂至若游行自在獨往獨來斷斷不能每見先生事務繁沓天真湛然因物付物之妙心甚企慕不知何以臻此也承諭洛學編某近苦經書訓註太繁論說不一雖

反覆翻閱終無心得欲斟酌先儒之說平心理會
聖人立言之意不穿鑿不附會定為一編五經中
易與春秋為難故先治其難者此非數年工夫不
能草草脫稿今奉先生命欲暫輟經書從事洛學
但敝州書籍甚少恐有遺漏且義例體裁未奉明
示如有稿本乞發下叅酌庶可蚤竣事也

與田箕山書

某昔與曹厚菴魏環極諸先生遊稍稍聞其緒論
謝病歸田實欲與同志共證斯道吾州英俊頗衆
惜究心聖學者亦未多見夾輔無人遂因循偷惰

幾至淪落時一猛省為之惕然蓋師友講習為益
最多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此道與師友講
明一番則此心光明一番蓋講學為己非為人
也古人尊師取友豈徒為聲氣哉近世聖學不明談
及學問便共非笑不以為立異即以為好名不知
立異好名誠學者之弊而本體不明工夫無序雖
剽竊前言往行終是不著不察終不免為義襲而
取今世功利訓詁詞章之習陷溺人心天之所與
我者幾不可問訓詁詞章固是害道而功利之害
為甚今人起一念舉一事微細追求未有不從功

利起見者。若不細細講明。未免認賊作子。足下篤學力行。某遊歷中外。求友四方。中心嚮往。惜所居稍遠。不能時時請益。恐志氣昏惰。無人警策。行年四十。已非少壯。可比。實望足下脫去形迹。不時鞭策。來州則設榻茅舍。面賜指誨。勿存一毫情面。即不能常會。手札相商。亦不得將就許可。孔子曰。朋友信之。面是退。非非信也。一毫不信。非友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非朋友。講明不能。各盡其道。故朋友之倫。所以經緯夫四倫。猶五行中之土。五常中之信。故願與足下存此一大倫。勿如世俗。但有朋友之名而已也。

答田梁紫書

每有會晤。常草草錯過。未獲實實考究。身心與世之往來。徒了人事者。無大差別。遠如朱陸。近如龍溪。念菴。析疑辨惑。絕無一毫蓋藏。我輩當體此意。

與劉心周書

昨過莘野。連牀對語。永夜忘倦。足下體道切深。氣象光風。霽月而論。道真切懇。至不作一體面浮游語。弟骨力脆薄。正苦夾輔。無人。日就昏惰。乃於同里同年中。得同志良友。可以時常切磋。何幸如之。

江村先生曰。不敢以實未了然之心。含糊歸依。不敢以實未湊泊之身。將就冒認八字著腳。真實理會。做工夫。晦翁於象山之外。不再許人良有由也。

答褚懷萬書

此道無古今。無聖凡。人人可以自盡。然須先識本體。識得本體。工夫已在其中矣。不然。終是習不著。行不察。終是義襲而取。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今人以講學為立異好名。不知師友講論一番。則此心光明一番。乃為己。非為人。也。古人尊師取友。豈徒為聲氣哉。胡敬齋先生踐履篤實。與月川可相上下。至於發明道體。有功聖學。似難與考亭姚江並。故孫先生列之明儒考中。與康齋白沙同為一編。位置或亦不錯。

上郡守宋公書

續冊一事。仰荷嘉意。釐剔真利。澤無窮。睢士民銜恩不朽者也。報竣之後。聞復駁回。即向趙尉處取鈎票。公閱仁言。利溥不禁。加額相慶。吾睢何幸。得執事直究利弊之源。為吾儕子若孫計。永久也。獨至徭役大軍。不折一語。則不能不竊有請者。睢陽衛地共有四項。曰大軍。曰新增。曰餘屯。曰徭役。弓

先一貫而後多識
孔門無此多教也

此則夏峰元失

口惟徭役以二百四十步爲一畝其起科獨少大軍新增餘屯三項總以三百步爲一畝約計小地十畝折行糧地八畝猶之州地之二畝折一畝商丘等縣之或四畝折一畝或三畝折一畝之不同雖創始莫能詳求而奉行業已久遠此前代二百餘年之遵循亦我

皇清定鼎來所率由而未改者迨庚子辛丑間蠹書詭影過多錢糧難敷遂有大軍三項強作小畝派糧者是名爲擠地年來追比不前逃亡相繼上以悞官下以病民幸執事犀照破奸杜絕永弊真萬民更生之會也而衛書輩久蠹其中視爲利藪擠地既久而詭影愈便故明謀密議必不肯盡行清楚今乘鈞粟一言遂公然號於衆曰大軍與徭役一同不折已奉本府明文矣竟將肆行徵派士民嘵嘵莫知所由某等深知執事軫念窮黎之慈衷與釐奸剔弊之盛心必不令蠹書假借使版籍紊亂士民無所控愬故敢合札奉啟以仰副見委諄切之意乞發鈞示令各項地畝概從舊例不得那移紛更庶里役無以借口矣總之衛地自經丈量之後花戶與地數皆可按籍而求除徭役一

項外凡軍新餘屯查續冊內小地十畝者赤歷內
註地八畝小地一頃者赤歷內註地八十畝則從
前之擠地自去而當年之舊例自復在蠹書之言
必曰依小畝則足額依舊例則不足額不知地猶
昔日之地本朝賦役全書額地額糧悉依故明之
舊昔何以大畝而足額今何以必擠地而後足額
此非詭影之地多即續外餘地之未報前屢奉明
示令花戶自首四鄰舉報不啻墨盡穎禿矣今竟
有花戶報冊在官而里書遺失無存者夫欺隱而
不報者責在花戶已報而遺失者責在里書里書
所司何事托言遺失果否出自無心總之不欲地
畝清楚耳某等以為詭影之地續外未報之地未
有里書不知者總責里書勒限清報期於大畝足
額而止既無虧於國課復有利於民生澤及千家
恩流奕世州士民惟有焚香頂禮效九如三多之
祝而已

上糧道張爾成書

漕米舊例官收官解去年蒙執事軫念災黎准解
原徵漕銀發灘役代買官吏省盤費之累士民免
接濟之害造福地方功德無量格外之恩何敢再

望然今歲時勢更有不同某誼切桑梓不能不再
為禱籲也去歲止州判丁憂解任今歲吏目亦緣
事斥逐衙官之署空然無人萬不能官買矣外此
里下代買既干 功令惟有差役買米一法耳凡
茲胥役有何才識見利忘身比此皆然若領銀到
灘任意花費正額漕銀必至不敷欲另行賠補官
吏無點金之術即追比原役而花費者不能復還
敲朴終屬無益若加派接濟則旱蝗告災窮黎難
堪再剝况目下協濟桃源派柳六萬隆冬守候河
千顛連萬狀真人君子所惻然憫念者接濟之

說固執事之所嚴禁即時勢亦所萬萬不能者也
伏乞准照去歲例將額銀解上發灘役代買庶胥
役不得借端分費里甲不至重累即某伏處鄉閭
亦同農夫野老歌頌弗諼矣

與管河郡判馮公書

桃源協柳一事蒙執事嘉惠窮黎就近設廠省轉
運之勞九屬受恩無量睢州派柳六萬遵奉嚴檄
俱已星速上納但稍數繁多限期迫促採辦運送
晝夜拮据亦不能給某等誼切急公反覆籌畫有
一通融之術實官民兩便之道敢冒昧瀆陳希賜

採擇焉睢州舊有柳稍約四萬有奇久貯河千年
來疏濬得宜宣房無恙今協工告急似宜載運前
去那緩就急既以慰河臺西望之意復以見執事
救助之功新派柳稍接續上納報完協工之數既
足仍補完河上舊稍以備萬一之用執事不過
畧爲通融而民間稍緩須臾遂可免典妻鬻子之
苦不然限期逼迫勢難周轉鞭笞雖施亦鮮成效
執事天地父母之心諒必惻然動念也如曰枝稍
各年派定不便那移竊思枝稍與他項錢糧不同
堆貯河濱日久亦漸糜爛存之數年竟歸烏有誰
非百姓脂膏何忍聽爲棄物若一通融不但有益
東工且本地收以新易陳之效執事福德鴻厚自
是平成永賴卽或培固堤堰爲預防之計而舊數
依然新陳較勝况士民孰無本心感恩圖報方銜
結不遑踴躍歡呼上納更自敏速某等窺管之見
不敢不竭伏惟慨諾幸甚幸甚

答耿亦夔書

昨辱賜顧言下直截了當無葛藤回互之病真任
道之器也復承手教慮把持不定及事物留滯累
心具見工夫近裏著力非從事口耳者比愚以爲

先生立朝大節誠

足以

能其講學則殆

姚江近溪之獎余

不敢附會

人非

學者當先明心體。心體既明。日用間只用提醒法。使心常在。莫令昏去。自無閒思雜慮。不用把捉。若把捉。反添一念。越見雜亂矣。朱子曰。人只一心識得此心。使無走作。雖不加防閑。此心常在。又曰。心只是一個心。非是以一個心治一個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又曰。學者常用提醒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他本自光明廣大。只著些子力去提醒。照管他便了。不要苦著力。著力則反不是。合三說觀之大要可觀矣。

答耿亦夔書

湯子遺書卷五書

三

承教檢得慎思一語。時為照對具見工夫之密。此道惟在人所不見處用功。離了事親從兄處。事物何處討本性著落。離了戒懼內省何處討復性工夫打併此心歸之一路。久久自有宇泰天空景象。不然欲治私而萬起萬滅之私。愈不可治。何由見寧貼時乎。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况心性之學乎。

又答耿亦夔書

前屢承手教。知用力真切。循環讀之不勝佩服。吾輩處世無無事之時。亦無皆如己意之事。事物拂

亂正學問得力處。定靜安慮總由知。知止工夫在格物。致知此知之本體。是天所賦。我的能致知。的本領亦是天所賦的。但人不肯用力。耳能致知。則意可誠心。可正。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矣。此事未可騰口說。亦難速效。

答施愚山書

足下道德文學為海內所宗。齊魯西江壇坫相望。遊屐所至。摳衣受業者甚衆。倡明吾道非足下其誰望乎。弟材質駑下。不能日承鞭策。此中徒懷鬱鬱耳。孫徵君先生天不憖遺。已於乙卯之夏捐館。

舍以時方多難。即歸窆矣。遠承慰存。并貺雙金。即托友人寄之。蘇門子完深荷高誼。感頌不容。口子完樸實長者。熱心為人多受人負。誠如台教。可謂相知之深。聞耕巖先生即世。此弟仰止數十年者。不得一遂。問字之願。先生晚年遁迹空山。造詣益深。必有遺書可紹。先哲足下自當為之表彰。若有付梓者。求示一二。施兄虹玉工夫篤實。有真精神。鼓動後學未易及也。聞之不勝嚮往。吾道衰頹。總由躬行實踐者少。利欲之根難斷。巧偽之術易工。苟非識察本體。擴而充之。終日終身。繇繇密密。曾

無滲漏何由對天質人不愧不忤一切聰明意見
門面格套皆是。的然日亡。悞人一生。惟年兄從直
賜教千里如同堂也。

答姚岳生書

名爾中

舍弟西旋承寄手教。敘性道大原。歸於太極。累累
千餘言。詳且盡矣。又惠社藝九篇。皆醇正雅當。反
覆讀之。知河洛之間。復有如月川雲浦者。出焉。吾
道之幸。不勝喜躍。獨其文詞過恭。若欲問道於盲
者。則何敢當此道。無古今無人。我象山謂東西海
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千百世上下有聖人

湯子遺書卷五書

五

出焉。此心此理同也。學者必求得於心。證其所謂
千聖同源者。勿牽滯於文義訓詁之末。則善矣。來
書引朱子言人須是於大原本上。看得透仁義禮
智。每日開眼便見四字。則世間道理。若決江河沛
然莫之能禦。此言最為真確。仁義禮智。開眼便見。
則應事接物。無非天理流行。此不是尋常摘句得
來。亦不是空空思索可至。必須日用倫常。隨處體
認天理。久久純熟。自有得力處。識得本體好做工
夫。做得工夫。纔算本體。先儒立論。各有所重心之
精微。口不能言。况筆之於書乎。惟好學深思。心知

絕似高頑兩先

生集中語語難

直捷搭之程朱

教人之法。不見有

其質之差。學者

試詳卷之

其意始為善領畧近代一二名儒辨晰極其精詳不為無功而分別過甚反滋後學之惑本體未明工夫無據即闡盡道理終屬門外漢周子所謂太極豈徒索之天地陰陽乎亦證取人之所以為人耳

答姚岳生書

來教慮外物牽泥私念起滅疑本真未透涵養未熟具見進脩之功愚意二者實兼有之外物亦不能却私意亦未易滅此中主腦惟在必有事焉一句若丟卻必有事工夫萬起萬滅之私何由可止

昔王心齋先生一念愛親出於真誠久久純熟忽心量洞明悟性無礙遂覺天地萬物為一體自行住語默皆在覺體中足下今高堂眉壽兄弟怡怡此人生最難得事於事親從兄之際時時要見真性發露推之應事接物處處著痛癢久之自見全體渾然物我無間時不可徒向古人窠臼作一場好話說過也初入道怕抵當流俗不過一切世情紛華念頭纔起便當斷却

與李襄水書

足下正學強骨清操長才天下無其倫比泣任以

來一塵不染興利革弊造福百姓聞之殊為欣慰
近聞均役一事本欲拯民困苦而守郡者輒為中
傷之端賴洪都諸君子諒其苦心公道猶存然時
至今日作善良非容易天下君子原少上官豈能
盡賢且人情難測我輩愛民之心常切而事上之
才常拙任事之意常盛而弭謗之術常疎萬口歡
騰之時忌者即從中而起往往然也故今之吏黜
弊去其太甚舉事必存小心循規蹈矩無露鋒銜
異日當國家大任不茹不吐正在此時磨鍊出來
勿謂異己者非我輩藥石也

答廣文魏聞野書

聖政日新比隆堯舜待選者鱗集闕下猶念及
告病官員令保舉起用

皇上愛惜人才之至意古今罕覯臣子何心其忍
恣然地方官仰承德意保舉人才自是盛舉被
舉者不敢冒昧承當具呈辭遜亦是各盡其道難
進易退古之人皆然何足怪也

皇上本意憐才而地方官不能相信遂至黃綠干
求是此典徒開天下奔競之門以此起用欲受職
之後清白無欺豈可得乎州守程公愛賢重士卓

有古風某所深感恐天下如程公者不可多得耳
軍政一案本府駁語隱隱爲此既不能相信而欲
苟且求一轉詳自處無乃太苟簡乎古之人未嘗
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承諭程公難於具結某
以爲仍保舉則難於具結若以爲既有此事免其
保舉竟行回銷似無甚難又承諭托人向郡守一
言此正某所以堅辭之意也出處大節三十年所
學何事十四年林下只如旦暮過此再十四年即
成六十老翁矣人生如白駒過隙安能枉道博一
區區方面哉總之臣子誼當報國地方官相信而
故辭之不可也 功令甚嚴地方官不相信而必
強之亦不可也某之自處如是惟足下教之

答張仲誠書

來書云存心必實見所謂心而存亦不虛養性必
真知所謂性而養自不眩諸語可稱透宗佩服無
量某竊妄意五經四書字字從原本發揮今人惟
不真識所謂性故以聖道爲平實者多滯於形迹
而不知聖道不離日用飲食而非粗淺也以聖道
爲高遠者或涉於虛空而不知聖人窮神知化而
非虛空也 孰虛空者固茫無把柄矣以日用飲食

爲道而不明原本則行不著習不察何由上達天德乎程子之學在主敬此自己得力處原有存養工夫在內故其言曰存養是主人省察是奴僕非若世人把持裝綴之謂也陽明致良知第是就平日得力握要處舉以示人即誠正功夫亦在內亦非世人重知遺行之說也凡真儒立言雖若偏主工夫俱包體用惟大學中庸首章說得分明完全人真信得道不可須臾離何時可不戒懼何所容其襲取秦中近已大定閩海又已廓清楚蜀蕩平應在指日此番劫運既過廟堂當有一番久安

答李襄水書

聞足下遂動拂衣之興果爾使生民不得被大儒之澤似不可也然賢者出處關係世道天相國家恐有欲退不得者以義論之身在危疆委曲擔荷方圓並施經權互用總以保固地方拯救殘黎爲念古之君子當此境界儘有苦心不可告之人者

及事過險出人皆服其深心大力足以弘濟時艱
物望愈重鉅任將歸此一道也若事有難為奉身
而退以威武不屈為高此亦一道也二者總內度
之心而已矣進退所關要徹底打算合乎天理無
一毫私心則進退皆道也出處二字非人所得與
故某不敢為執一之論

再答姚岳生書

耿先生力任斯道河洛正傳為之大振不禁神往
足下朝夕請益當有心得此道不在多言惟時時
刻刻將先聖先賢言語反覆尋繹一一體會上身

湯子遺書卷五書

三

來久久得一貫通處是真主腦先聖先賢無閒言
語句句是要義只被千百年來皮膚訓詁埋沒令
聖賢垂世立教字字從誠意中發出來的都晦昧
不得顯現亦散漫不得歸一所以學者靠不得書
冊却離不得書冊離不得師友亦靠不得師友惟
得之難此理斯真為吾有故聖人循循善誘也觀
夫子告曾子與告子貢一貫者可識其言矣

答耿逸菴書

前歲得讀為學六則平正精實次序分明已勤之
座右矣去春復承教道本中庸作不得一些聰明

執不得一些意見。逞不得一些精采。三語最爲精當。某謂人生一落軀殼。便有氣質。自有知識以來。各就氣質偏重處。積染成疾。未易脫離。必須消磨。不使乘機潛發。本性得以用事。方可言學。然習氣根株已深。力量最大。發不及覺。覺不及持。夾雜隱伏。消磨實非容易。方自以爲剛毅也。而中藏客氣。自以爲密察也。而實多粘纏。與人似恭敬也。而陪奉世情之意。常多論事似持平也。而依阿不斷之意。時有利心。卽不動矣。而名心未必全消。邀福之念不生矣。而殀壽未能不貳。凡此皆非真金。經不得烈火一煅。誠使日用動靜盡是天命流行。則本性自有明覺。而非作聰明也。本性自有正見。而非執意見也。本性自有光輝。而非逞精采也。先生有過人志行。過人力量。某所夙夜仰止者。不能時時就正。爲歉然耳。

答耿逸菴書

某前札請教中多率易之言。所云日用動靜盡是天命流行工夫。純熟後當是如此。明得盡渣滓。都渾化。談何容易。我輩只是懲忿窒欲。遷善改過。是切實用功處。時時見有善可遷。有過可改。便是學。

問進益處此心不可令昏散亦不可躁迫如養鷹如馴雉只要耐心久之上臂歸庭自有日也承教未去窮理便說涵養却涵養個甚的具見體認之精某思窮理工夫亦未易盡必待窮理盡後方用涵養何時是涵養時窮理非空空窮理程子謂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又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匪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又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又曰敬以直內是涵養事如此則涵養二字亦不得分在窮理前後今人把涵養二字看得空了故易流於虛寂窮理是零碎積累的工夫涵養是主宰本原的工夫固自無容等待無容分析也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二者不可偏廢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二者亦互相發明固未嘗截然分先後也

答顧寧人書

前歲山史自關中見訪詢及交遊名賢即曰吳郡顧先生品高學博國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曆象

河漕兵農之屬無不洞悉原委坐而言起而可見諸行事真當今第一有用儒者也後晤甫草元禮往往言與山史同某私心嚮往冀或旦暮遇之屏居丘園過從稀簡又足跡久不及四方度無從奉教左右一旦承先生手翰遠及若以某為可與言者感愧何如吾道之衰久矣得大力闡明豈非斯人之幸承諭近日言學者溺於空虛無當最中今日流弊竊謂孔門七十子稱顏子最為好學孔子所與終日言而不違者今論語所載不過問仁問為邦而已言仁以視聽言動合禮為目為邦以虞

夏商周制度為準喟然一歎亦以博文約禮為夫子之善誘則聖賢之學非空虛無當也明矣至曰一貫曰無言總見聖賢全體大用內外合一動靜無非道妙亦非虛空之說所可假借陽明良知實從萬死一生得此把柄當時確有實用今人不求所以致之之方而虛作一番光景玩弄故流弊無窮某妄謂今日無真紫陽亦未必有真陽明也大刻精確有裨世道敬服敬服惜不能得日知錄盡讀之何時面聆台教聞所未聞乎

山蔚見示徐先生制義今又獲讀論學諸牘與足下所敘行畧徐先生一生學力具見於此誠後學所當盡心也弟庸腐無似濫竽史局執筆為之始知才力不逮馬班無論矣陳永祚李延壽何可及哉近見人侈口備責前人皆坐不解事耳張先生抱影河濱三十年聲光俱寂其躬行心得之妙豈外人所能及知但史目斷限尚未議定即夏峰先生亦在商確正可相例也忠節門人物甚多不敢遺漏無問於在內在外台意具悉無煩過慮也衰病侵尋入春過甚史事全無頭緒而告歸者已多近於自求便安故有所不敢若史事粗就可乞身不能俟其成也知行並進敬義夾持于聖心傳不外此八字必須百情刊落方能證取此非實歷過者不能知聖賢妙諦不可作言語文字觀正以此耳

答田簣山書

六月二十八日得接五月二十八日台函言及禮文之編謙讓過甚引考亭云云以為必有積於立言之先者然後可得而言又云是書雖以通俗為準必當上溯古經以窮其源使人知禮所自來為

吾日用之所不可缺下酌時宜以浚其流使人於禮皆可盡不苦吾財力有所不能辦言哉言乎非有道者誰能爲此此某之所以逡巡而不敢任此某之所以謂非足下不足任也中州之以禮自持學博綜而審權衡者足下之外有幾人乎吾夫子曰立於禮又曰不學禮無以立若平時未嘗講明一旦臨事即平曰知其不可者亦隨俗行之蓋中無所主驟難執持也即欲執持而諱之者衆卒亦變而從之也倘如考亭言慮後日爲此病敗則亦求勿敗而已矣若慮其必敗而不爲非有志之士所敢安也凡著書草創規模爲難至斟酌損益尚賴朋友文不必太奧奧則人難曉也亦不必太繁繁則人難知要也某展轉思之終以爲非足下不能任願足下留意勿讓也不然吾州幸有一好古秉禮之君子而不能成此書則末流頽俗誰與砥乎亦可歎也已

上總憲魏環溪先生書

先生道德經濟清操峻望朝廷倚爲柱石士林仰如山斗凡有進對皆國計民生賢才進退治道升降所關至誠剴切足以感動

天心

皇上虛懷採納言無不從明良相遇天下拭目以觀太平近復辭司寇之命請留總憲以汲黯自擬皇上亦嘉悅而留之君臣相信無間三代而後不多見也先生正色立朝百寮嚴憚所謂猛虎在山藜藿爲之不採固不在條舉一二事糾叅一二人遂足盡職掌稱報効也而都下縉紳以及儒生不能盡明斯義以爲翹首跂足願聞謹論而兩月以來未聞有所論說議論紛紛近聞有錢塘監生馮景致書臺下某未見其書云何又有云此書已達

政府呈

湯子遺書卷五

書

三十六

御覽者料此言必不確而口語籍籍至有公言於班行者某實聞之蒙先生下交二十餘年又辱薦牘知已之感古人所重若有聞不告非事大賢之道且非所以報知已蓋自請留任爲近代不經見之事故自處較難無再拜他官之理而總憲非久居之地壯往直遂非大臣之道而委蛇順時非自任之誼盛名難副晚節難保先生詳審之某不敢以此聞於人也

答劉叔續書

前榮任朱襄即奉德音旋應 召北上未得一晤
清輝抱歉殊深敏脩入都盛稱足下持躬教士架
獲卓然日切仰止長安鹿鹿未得脩候乃遠承手
翰謙冲過甚令弟致命再三嫌於自外不敢不仰
承高誼僕學無原本疎懶自廢二十年林泉與漁
樵為伍時人以為淡於名利似稍知道者其實不
然也竊嘗負笈百門側聞緒論學者首在志道而
遺利重內而輕外以聖賢大道為必當由異端邪
徑為不可蹈其功在主敬窮理程子曰涵養須用
敬進學在致知此入道真訣也惟在細心體認今

師道久廢膠庠虛設士風日頹振興匪易拓邑素
習近古足下一稟先型以身為教敏脩刻志躬行
精進匪懈敝州田梁紫踐履篤實學極淵邃此皆
可與夾輔進德十室必有忠信惟要有真精神鼓
勵多士秉彛具存必有賢者應之胡安定曹月川
豈異人任君子思不出其位毋以宿齋冷局視為
不足為與世俗同類相效也講學只在當下所處
之地所處之時舍此而談空說悟直作一好話頭
講過終與自己無益也僕生平不敢為此學以為
今天下大病總坐一偽字有來相問者惟欲先去

此字然後有商量處耳

與劉叔續書

張仲誠先生在京時常晤對其學真腳踏實地其要在於主敬程子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匪僻之干只纔整齊處便是天理別無天理只常常整頓思慮便一此一段是仲誠得力處仲誠與崔玉階先生皆精於易學有心得不依傍前人制行皆端方確有把柄此當代真儒也惜仲誠不免西川之行西川當有賢者待其陶鑄不獨殘黎沐德化也士君子行止皆關天意非人所能為也

答黃太冲書

湯子遺書卷五書

五

戊申承先生賜證人會語又得讀戴山遺書知吾道真傳實在先生當時渡江匆匆未得面晤至今歉然戊午入都於葉訖菴處讀待訪錄見先生經世實學史局既開四方藏書大至獨先生著述弘富一代理學之傳如大禹導山導水脈絡分明事功文章經緯燦然真儒林之巨海吾黨之斗杓也承乏試事擬撒棘後一登龍門遂夙昔之願乃蒙主一惠然遠臨台函眷愛慇懃若以為可與聞斯道者某何幸得此於先生哉竊以學者要在力行

今之講學者。祇是說閒話耳。詆毀先儒。爭長競短。原未見先儒真面目。學者不從日用倫常躬行實踐。體驗天命流行。何由上達天德。何由與千古聖賢默相契會。如此即推奉先儒。與詆毀先儒。皆無當也。戴山先生曰。心體是圓滿的。忽有物以撓之。便覺有虧欠處。自欺之病。如寸隙當隄。江湖可決。切至之言也。先生曰。戴山從嚴毅清苦中發為光風霽月學問。縝密而平實。人譜一書。真有途轍可循。不患上達。此善論戴山者也。

與黃太冲書

湯子遺書卷五書

五九

戴山先生忠誠憂國。似司馬君實。奏對詳明。似陸敬輿。哥鯁清直。似汲長孺。雖未盡其用。而大疑大案。據經廷諍。維持國體。保護正人。世道人心。補益弘多。其學辨析義禮之幾微。究極天人之奧。窅此孔孟之真傳。濂洛之嫡派也。學路久迷。事事皆為奔走聲利之場。詆譏先儒。樹立壇壝。雷同附和。不知身心安頓。何地深懼。吾道荆榛。雖勉自砥礪。獨行寡助。如瞽者之俛俛。無所適伏。望時賜指南。加以鞭策。倘有所進。飲水思源。敢忘所自。

答陸稼書書

先生正學清德僕私心嚮慕久矣來諭云孔孟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學者但患其不行不患其不明但當求入其堂奧不當又自闢門戶此不易之定論也再讀學術辨云天下有立教之弊有末學之弊又云涇陽景逸未能盡脫姚江之藩籬皆極精當獨謂僕不欲學者詆毀先儒是誠有之然有說焉僕少無師承長而荒廢茫無所知竊嘗泛濫諸家妄有論說其後學稍進心稍細甚悔之反覆審擇知程朱為吾儒正宗欲求孔孟之道而不由程朱猶航斷港絕潢而望至於海必不可得矣故所

學雖未能望程朱之門牆而不敢有他途之歸若夫姚江之學嘉隆以來幾遍天下近有一二巨公倡言排之不遺餘力然海內學術澆漓日甚其故何與蓋天下相尚以偽久矣巨公倡之於上隨聲附和者多更有沉溺利慾之場毀棄坊隅節行虧喪者亦皆著書鏤版肆口譏彈曰吾將以趨時局也亦有心未究朱程之理目不見姚江之書連篇累牘無一字發明學術但抉摘其居鄉居家隱微之私以是居衛道閑邪之功夫訐以為直聖賢惡之惟如孟子所謂不得已者可也學術精微未嘗

探討功業昭著未易詆誣而發隱微無據之私以快其筆舌用心亦欠光明矣當年桂文襄之流不過同時忌其功名今何為也責人者貴服人之心自古講學未有如今之專以謾罵為能者也或曰孟子嘗闢楊墨矣楊墨何至無父無君孟子必究其流弊而極言之此聖賢衛道之苦心也何怪今之君子與夫陽明之果為楊墨否姑未暇論竊以謂孟子得孔子之心傳者以其知言養氣性善盡心之學為能發明聖人之蘊也蓋有所以為孟子者而後能闢楊墨熄邪說閑先聖之道若學術不足繼孔子而徒日告於人曰楊墨無父無君也率獸食人也恐無以服楊墨之心而熄其方張之焰矣孟子曰今之與楊墨辨者如追放豚旣入其苙又從而招之則知當日之與楊墨辨者亦不乏人矣今無片言隻字之存則其不足為輕重可知也然則楊墨之道不傳於今者獨賴有孟子爾今不務為孟子之知言養氣崇仁義賤功利而但與如追放豚之流相頡頏焉其亦不自重也已來諭曰陽明嘗比朱子於洪水猛獸是詆毀先儒莫陽明若也今亦黜夫詆毀先儒者爾庸何傷竊謂陽明

之詆朱子陽明之大罪過也。於朱子何損。今人功業文章未能望陽明之萬一而止效法其罪過如兩口角罵何益之有。恐朱子亦不樂有此報復矣。故僕之不敢詆斥陽明者。以為欲明程朱之道者。嘗心程朱之心。學程朱之學。窮理必極其精。居敬必極其至。喜怒哀樂必求中節。視聽言動必求合禮。子臣弟友必求盡分。久之人心咸孚。聲應自衆。即篤信陽明者亦曉然知聖學之有真也。而翻然從之。若曰能謾罵者即程朱之徒。則毀棄坊隅節行虧喪者。但能鼓其狂舌。皆將俎豆洙泗之堂矣。非僕所敢信也。僕年已衰暮。學不加進。實深自愧。惟願默自體勘。求不愧先賢。或天稍假以年。果有所見。然後徐出數言。以就正海內君子。未晚此時。正未敢漫然附和也。

答友論學書

某少遭喪亂。學無師傳。入仕與曹厚菴先生同直史館。得承指示。年少心粗。方留意詞章。未能窮究根柢。泛濫先儒之說。時悟時悔。靜坐久之。覺喜怒哀樂未發時。真與天地萬物同體。日用之間。四端隨時發見。但存養功疎。故擴充無力。濂溪以來師

友授受原有真傳秘旨不從本原透徹不從存養得力將先儒真切指示之言都作影響混過何由融會貫通近世功利詞章之學陷溺人心不知天之所與我者何在徒襲取先儒形貌妄分畛域所言非所見所見非所履亦可怪也

與宋牧仲書

閱北闈題名錄知令五弟介山高捷不勝雀躍俟入都當恭賀也浙闈文章素稱最盛而亦弊藪也以某庸碌濫叨斯任同考諸公廣文幾半且年皆遲暮與此道茫然闈中費盡心力費盡脣舌卷數

八千二百有餘限以半月且瘡疾大作不敢言勞每日漏下四鼓始休雖額數有限不能無遺珠之歎而入彀者皆苦志芸牕且多藜藿不充之士榜下皆嘖嘖稱歎言此科孤寒吐氣某聞之殊不自安天下才人原不盡在孤寒某亦何所容心或主司貧苦氣類偶相感觸耳出闈後與撫軍諸公約斷不敢一事相干瀆公筵之外無私會也無私札也浙中例候舉人親供全始解卷舉人有遠者一時不能至詢之學使言往科亦有不候親供之例遂與撫軍言於九月廿日解卷某遂於廿二日遣

牌廿五日登舟矣此某奉 使之大畧也某離家
三載老母年高借便歸省于子老入都匆匆漫陳
一二乞賜垂照敝衙門諸先生與同鄉諸公未敢
一字相候乞為道意

答閩撫金悚存書

先生遠學弘才為中朝領袖頃者入境大疏具見
振刷實政公恕嚴明兼而有之長安道上無不歎
服竊以今日吏治壞極百姓苦極有司亦困極不
但七閩為然而七閩為甚大賢風示於上自應不
變然事有難為不無阻礙要在大力深心且須去
泰去甚從來化否為泰固自有漸惟大端既正風
行草偃不勞而成固不必事事改易也海上善後
之策為今日第一要務

至尊明見萬里廟算弘深迥出恒人意表但身在
地方倍為親切綢繆經畫期於盡善封疆重任惟
謀久遠不在鋪張

聖主緩台衡之命暫畀南服宵旰籌度良有深意
固知姚宋韓范併於一身非先生不可耳

與楊筠湄書

向於邸抄讀大疏以為漢之汲長孺唐之張曲江

於今再見國有直臣社稷之福傾心向慕晤教無從近者秉衡三晉人頌歐陽某於各省學憲概不敢以一函相通故不敢破例達尺素於左右然有一事欲聞於大君子之前藏之胷中逡巡而不敢者數矣既而思之若於試事相干涉則斷斷不可若闡揚潛德或亦大君子之所樂聞也趙城同宗諱家相字泰瞻己丑進士孝友廉介本自性成言規行矩非由矯節筮仕常熟惠政洽於人心以催科政拙例當左官士民千里詣闕號泣請留舉幡相約輸納恐後數載逋賦一朝報竣三吳縉紳歎

為從來未有部議還職再補南漳地最荒殘境逼巨寇招撫流移訓練鄉勇養民教士具有成績督撫擬舉卓異而尊鱸興思遠賦歸來居鄉杜門却掃絕跡公府宦既不達家徒壁立惟訓迪後進敦尚躬行誠盛世之循良儒者之卓行古者鄉先生歿而祭於社若斯人者以之俎豆鄉賢使後人有所矜式實大典之光也門祚衰微恐無由達之執事某知之最深故敢為發微闡幽之舉惟冀博採輿論慎而行之幸甚

長安道上有稱頌足下新政者未得其詳既而知立義學七十餘處從學弟子六七百人近且重農積穀水旱有備此漢代循良所為何幸於今日見之教養二字王道之本近日長吏不講久矣某昔承乏潼關亦力行社學鄉約義倉保甲四事頗費苦心雖寮友承行不能盡如鄙意然亦有效可觀矣足下學有源本才足經世今日乃兼善天下之始也聞以呂司寇公諸書課子弟此書最善入人化俗為易婦人女子皆能於變真快事也半載之後似當課以孝經小學近世人才不古若只為少

此一段工夫就中擇其才可大成者進以經書講明正學三年之間當有大賢出而應之有功吾道不小也賢才不擇地而生特振興無人遂就頽廢耳此亦天意之所甚惜也更聞勇於拔薤疾惡過嚴此自初政宜然親民之吏慈惠為上民既嚮風威嚴宜弛愚者千慮或可一採治行卓異不拘俸次旦晚內召梓里藉榮翹望翹望

與宋牧仲書

都門奉送台旌遂如三秋足下壯猷偉略為三輔屏藩輿頌一新洋洋盈耳吏從冰上人在鏡中請

以相贈事繁而處之若簡。民詐而馭之以誠。在足下固自裕。如然努力加餐。實所願也。某才本駑下。年來史事浩繁。心血耗盡。不意孫岷老榮轉閣學。某濫叨

新命。同張素老進講。

內廷學術疎陋。何能仰助。

高深且衰。年多病風雨寒暑。不輟。豈能勝任。

聖主恩深。不敢控辭。足下何以教我。茲因小价領米之便。奉候興居。附有請者。目下盛暑。每日進講。瀛臺苦於步履。急欲買一脚力。不得妥當。廐中良驥必多。求暫借一小。而馴者俟置得。即還。上借乘之風。在春秋已歎其難。朋友與共。子路以之。明志或世人以為不易者。而賢者可與言情乎。笑笑。

與杞縣令王慎齋書

長安晤對退而自喜。不謂斯世復見龔黃。別後音問疎闊。時切懷想。偶有便鴻。附候興居。劉文烈公理學節義彪炳。宇宙後嗣守其家學。閉戶甘貧。文行可稱。曾孫忠昆相見京師。接其言論。朴誠可掬。令人想見名賢家法。篤念賢裔。扶植衰微。古道於今。非大君子其誰望乎。

聖朝表勵忠節卓冠百王文烈公既荷旌恤輝煌
史冊四十年來墓碑未立後人過之竟不知有斯
人之墓亦地方之闕典也伏望與紳士公議勒片
石以誌不朽此近世所視為迂闊不足為而先儒
以為知務也伏惟垂察焉

答沈芷岸書

去冬匆匆一晤未得罄展積悃別後企望雲帆不
禁耿耿於懷也今春閱邸抄知酉闈得雋者六人
而足下拔幟先登曷勝欣躍更獨荷

聖恩簡授中秘從此積學樹品大用可期不佞得
以一日之雅藉光無既然初入仕途擇守宜慎長
安名利之場聞見繁難最易搖惑三門急湍砥柱
良難足下識力堅定宜靜重養望勿逐時好相競
躁進前輩典型昭然可見署中堂聯人重官非官
重人德勝才母才勝德真座右銘也幸勉旃而已

答王世兄書

某謬以庸菲處第一繁難之地救過不遑惟恪遵
功令夙夜不怠天鑒民瞻時凜於懷一載有餘未
常敢與鄉士大夫以書札相通吳中多賚遊亦無
以私相干者某何敢以已所不欲施之於人且自

破籬籬將來何以自處故萬萬不敢也今
聖主振興文教 特簡學使一時諸臣無不爭自
濯磨况賢鄉以名元賢侍御處孔孟之國自當一
秉至公洗從前之陋副

當宁之心士君子苦志誦讀自能邀其鑿拔若稍
存他念則志意不立文筆必弱反失之矣故惟患
學業不精不患有司不明專心致志不為詭遇聖
賢之道實實在此某年來於千辛萬苦中頗有得
力見此理頗明因感師恩不敢不以實告惟世兄
稍賜垂察毋為世俗之言所移也

與魯敬侯書

湯子遺書卷五

五九

山中歲月未可虛度潛心經史務求明體適用濂
洛以來大儒之書細細窮究哉山先生典型尚在
黎洲定菴學有淵源虛心請教必有所得古小學
先儒講學之地也與同志君子相商興復士大夫
居鄉興學立教變化風俗是第一要務但要實從
立德明道起念勿存聲氣名譽私見成已成物皆
性分中事不可錯過此生負天地生成之德也子
閔端品清脩真誠君子正當交相砥礪以聖賢相
期士立志要高不要卑要定不要雜要堅不要緩

讓第一等人不做。做第二等便是無志。今世士大夫以古道自持不隨流俗者如足下蓋不多見。不佞實有厚望故敢畧陳其愚。

答孫岷瞻侍郎書

遠接手教仰見大君子慎始圖終大業出於小心非時輩漫無遠謀者所可同日而語某愚昧無識未嘗久習河務然既承下問不敢不竭鄙見下河之患固在海口壅塞然海口之塞匪自近年祇因上流不治河淮失其故道漕隄潰決因而閘壩多開止求洩上流之水以安壑時之漕不為水求婦

宿之處遂以七州縣城郭田廬皆為巨壑矣

皇上南巡親見下民婦子田廬皆處洪濤之中真若洞瘵在身真天地覆載之心也即堯舜之憂勞洪水大禹之飢溺由已何能加焉今欲開海口以治下河

皇上之意固專在民生然漕運久遠之計實不出此蓋天下水未有不以海為歸者黃河北岸減水壩由洮陽安東等處皆入海之路潘印川減水壩俱建於河北岸欲其從灌口入海也今南岸減水開壩之水安歸乎歸洪澤湖耳淮湖之水日增日

漲河流帶沙湖底漸高清口太狹則湖逼高堰昔
潘印川用高堰逼淮刷黃寧犯大忌浮議沸騰而
不敢輕開尺寸者而今竟開六壩二閘矣更加以
三十六湖之水盡注漕河漕隄安得不危故又開
一百餘丈之滾水以洩之其意以為漕隄不潰則
河臣之事畢矣七州縣之民命可無問也獨不思
下河之地有限而上流之來水無窮以有限之地
供無窮之源將來水無所容一線漕隄勢必大壞
由此言之開海口治下河非但救七州縣之民命
已也實所以為漕運久遠之計也今欲閉漕隄之
壩必先開高堰之壩高堰之壩不能全閉欲閉高
堰六壩之二三必先塞黃河南岸之閘壩黃河南
岸有毛成鋪北岸有大谷山徐城可無患矣王家
山以下一路減水閘壩不可稍閉免洪澤湖之泛
濫墊淤且留以蓄水刷沙乎自碭山以下至清河
南北減水壩三十餘座水分則流緩流緩則沙停
將來正河運道不有淤塞之慮乎又印川之減水
壩比隄稍卑二三尺耳今與地平矣昔云婦漕者
常盈今何能盈乎此上河之可慮者也河督之堅
執不移者不過以開閘開壩費帑金無算今日可

塞昔日何以誤開恐有從而議其後者耳愚因於會議向中堂九卿言之治水如治病因病立方補洩隨時難以執一不得以後日之用補歸咎於前日之誤洩昔日開壩以保隄也今日塞壩以刷沙也猶先應用大黃芒硝者用大黃芒硝後應用參芪桂附者用參芪桂附各有其宜歸於愈病而已此言實有至理亦欲河督開豁疑衷從長計議爲國計民生圖久遠之策此出自誠心而不謂河督之堅執如故也然今日下河工程當在范公隄外此非壩水所能到也但於石礮丁溪二口開通一

二處則浮水可去內地水當漸淺河湖舊形當漸露再尋訪所謂射陽德勝平望喜鵲諸湖舊迹而以開壩之水開引河以歸之再由湖歸河以入新開海口條分縷析脈絡分明即大禹治水亦不過如此若曰一開海口而遂使下河盡爲平陸焉萬萬無是理也故目下不在減水壩之塞與不塞而在地方官不肖盡心相助呼應不靈久夫物料恐難湊手耳若諸事湊手即當盡心嚴督工程勿惑浮議成大功者小小順意不足喜小小拂意不足懼惟先定成局持堅忍不拔之志如行兵然當有

定算偶爾勝負何足憂喜如弈碁然當爭全局一著二者何足較量下河苦水久矣今歲之旱乃偶然耳若盡如今歲則海口可以不開矣前讀大疏斷無海水高於內地之事此先生親身閱歷之言故鑿鑿如此非如他人紙上談兵也只此一言便見治下河定算矣

皇上神聖不世出之主滇黔閩粵指顧蕩平海外自古未入版圖之地皆立郡縣漢唐以來從未臣服之國盡來歸附豈淮揚近地開一二湮廢之河道以救數城之殘黎發自

湯子遺書卷五書

聖

聖心特遣部堂為臣子阻撓而罷以為

聖主之心能宴然而已乎故減水壩不可塞則海口更不可不開下河之水愈大則開海口之功亦愈大惟先生斷然持之耳某以為成功可操券而待也

與王似齋書

足下有體有用不佞所深愛客冬晤尊公知足下家學之有自也頃札至詢為學之要見足下立志不凡為學不在語言文字之間惟於倫理身心無愧無怍便是聖賢一路足下勉之不佞生平從不

代人作文亦未嘗倩人代作聞杞縣碑文借不佞
出名寒家無寸土在杞豈可妄列邑人之末幸為
改去是所望也

湯子遺書卷五終

湯子遺書卷五書

四四

